

文史資料

第一 期

(总第九 期)

政协仪陇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 日



(征求意见稿)

目 录

王恩德年表	李蚊蛟
廖德昭革命活动纪略	杜克明
宋状元李协恭轶事	马 哲
马煊传略	邱福德
我国历代官吏退休制度简介	张朝兴

张思德年表
(1915年——1944年)

1915年

4月21日(农历三月初八)清晨,诞生在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今思德乡)雨台山下韩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出生之日正逢谷雨节,乳名便叫“谷娃子”。

11月,生身母亲朱氏病故,由叔母刘光友哺育成长。

1916年 周岁

生父张行品,大哥张思成、三哥张思明迫于生计,流落异乡,二哥乞讨于六合场街头。

1917年 两岁

正式过继给叔父母张行德、刘光友夫妇为子,起名思德。

1918年 三岁

因缺奶体弱,由养母抱去找乡邻亲友哺“千家奶”。

1920年 五岁

跟着养母下地拾麦穗,拾豌豆籽。

1922年 七岁

和妹妹桂香一起在鱼家里煮饭、采野菜、扯猪草等活路。

1923年 八岁

开始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经常上山松松果、捞松毛，背到六合场出卖，替家里挣几个油盐钱。

1926年 十一岁

入五童庙私塾启蒙读书，受教于高惠清先生门下，为时仅大半年，终因家贫而辍学。

1927年 十二岁

养父张行忠病逝，为了养家糊口，给人当牧童。

1930年 十五岁

因地主夺佃，被迫离开韩家湾长瓦房，随养母搬到六合场附近的亲戚高华堂家，给高家做童工。

1931年 十六岁

又随养母迁移到六合场头杜家的一间烂草棚下栖身，以背醪糟、凉粉、烧便生意度日。

1933年 十八岁

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仪陇东边重镇立山场，旋即成立川陕省长胜县苏维埃政府。

9月底，与场上几个穷青年去立山迎接红军来六合。

10月，在长胜县治所在地。（当时县治设仪陇县立第五高级小学
初，该校于当年曾被国民党烧毁。校址即今立山场附近之九阳山上）光荣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1月中旬，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4年 十九岁

1月下旬，随红军作战略转移去巴中，在川陕省仪阆县城（今巴中
县恩阳镇）进短期列宁小学，学习军事、文化。

1935年 二十岁

3月，随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从苍溪县城东南的塔子
山渡口飞越嘉陵江，向川西挺进。

6月，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和中央红军会师。党的巴西会议后，
被编入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挥的左路军当战士。

1936年 二十一岁

在通讯营任班长，长征中负过三次伤。

11月，抵达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1937年 二十二岁

春天，因战斗负伤，后从陕北保安调到关中分区泾阳县吴堡八路军
荣誉军人学校。

10月，在荣校被批准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 二十三岁

春季，由荣校调到泾阳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警卫连，任一排三班班长。

1939年 二十四岁

初春，在延安修建八路军大礼堂时，机智地排除了因上梁造成屋架几乎倒塌的险情。当即受到正在现场巡视的毛泽东、朱德两位中央领导人的口头嘉奖：“这个战士值得我们学习”。

1940年 二十五岁

春，荣校警卫连奉命从陕北甘泉县下寺湾调驻延安。

初夏，离开荣校警卫连，调到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讯班班长。

1941年 二十六岁

深秋，张思德通讯班随警卫营开赴南泥湾的阳湾，投入大生产运动。

1942年 二十七岁

秋天，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军委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

11月7日，中央警卫团正式成立，被分配到一连三排四班当战士。

1943年 二十八岁

4月，被调往延安枣园，在毛泽东主席的内卫班当战士。

1944年 二十九岁

春天，中央机关和枣园警卫人员组织一支生产小分队，去到距延安

七十华里的安塞县石峡峪山中，开荒种地，烧制木炭。经申请批准加入这支小分队，任烧炭班班长。

9月5日，在石峡峪烧炭中，因入窖取炭，窖顶坍塌而以身殉职。

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在菜园后沟西山脚下操场，举行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出席追悼会，亲笔题赠了“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还在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演说。从此，张思德的名字永远刻印在人民的心中。

李 蚊 蛟 供 稿

参 阅 资 料：

《张妈妈刘光友回忆录》

《四川省近现代人物传》

《张 思 德》

《仪陇党史资料》

席懋昭革命活动记略

一九二八年下学期，席懋昭同志由县立第三的观紫高小毕业后，考入仪陇县立初中第三班。他对旧文学及数理不大感兴趣，新文学最合他的口味，恰巧这学期从蓬安聘来一位专教新文学的伍先生，他选的教材多半是郭沫若、鲁迅的著作，席懋昭经常出入于这位先生的住处，成为伍先生的得意门生。他性格豪爽，不畏强暴，对同学和蔼可亲，他最喜欢从事社会活动，每遇节日都参加宣传和演出，又是这个班的足球健将，每同其他各班比赛都离不了他，算是这个班的活跃人物，全班的同学无不热爱他，尊敬他。经他长时期的了解，于寒假前的一个星期天，邀约了侯超、刘继善（柳谿）、朱尚书（朱总刘夫人的养子）、邓光汉、舒奎和我共七人，到南瓜坪东岳庙内准备好雄鸡血酒，跪在东岳大帝神象面前，吃血酒宣誓，结盟为异性兄弟，同生死，共患难，并将祖宗三代姓名及自己的出身年、月、日、时、通信地址，记在一本帖内，按年龄大小次序，每人占一页，各保存一本，这叫掉帖，互称掉帖兄弟，也叫结义弟兄。席懋昭向大家解说，“我们这个组织除遵守誓言外，要互相促进学业，以读书不忘救国为宗旨。”

一九二九年上学期开学后不久，他又联系了任大贤、陈其昌、王政……等八人，连原掉帖兄弟七人共十五人，组织一个“学术研究会”在县城观音阁正式成立。他宣布这个会仍以互相促进学业，读书不忘救国为宗旨，同时大家推荐他担任了主任，还包了桌筵席在此会餐。饭后他从怀里拿出几本书，他说是从阆中某友人处借来的，强调大家阅读，阅

后要还给他手里。要保守秘密，不能转借他人，更不能让会外任何人看到。记得有一本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评论”约定每隔两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学习心得，分析社会动向，探讨社会问题。从此每天晚饭后散步我们都在一路。遇有清静无杂人的地方就坐下来开起了讨论会。

一九三〇年上学期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通知研究会成员在县城三义阁开会。会中，他向大家讲：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国山东省会济南，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逮捕，绑在旗杆上，挖眼，割耳，鼻后与外交人员十七人同遭杀害。侵华日军头目又纵其兵士，奸淫妇女，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制造济南惨案。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发动内战，捕杀共产党人，又无耻地对日屈服，投降。全国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纷纷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又说我们又穷又小的仪陇，在军阀官僚的压榨剥削下，全县老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也应趁此时机，发动一次示威运动，给这些吃人血，喝人汗的家伙敲一敲警钟。会内成员经一年来的学习及蔡昭随时随地的启示，对反动统治阶级甚为愤恨，对社会形势非常关心，大家争先发言。有的说：四川军阀混战，他们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军备，任意剥削民财。田皇帝（田颂尧）征收田赋在民国十六年就预征到民国二十四年，提前了八年，后来又变一个花样，一年分几期征收，最近两年每年征三期，每期每斗粮额要银币四元多（当时粮额以石、斗、升、合、勺计量，每一

百亩约五斗左右)。有粮在册的实在负担不起，便转嫁在佃农身上。提款的委员，催款的差役登门串户，去一潮的来一潮，勒索差旅费，真不成一个世道。有的说，不仅每年完三期粮，还有各项杂派。其中烟苗捐数字很大，每年连附加全县要十多万元，不种烟的还要征“懒捐”，这是啥政策，长此下去如何得了。有的说，我们县里的十人团（另有专题稿）把持县政，垄断机关，学国大权，同军阀官府勾结，每年在烟苗项下附加几万元私人瓜分侵吞。各界人民莫不痛恨。有的说，还有那些团总、保正、甲长，每遇杂派都要层层加码，提款委员的差旅费，上级到地的招待费，保正、甲长可以随心浮摊，实派。农村里还有少数土豪劣绅敲诈勒索。老百姓的日子实在难过，很多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一个同学含着眼泪，哭诉的声调说，我的学费家里无从出办，没路费母亲给我做一个烧馍，才来到学校。无线教学费托吴老师担保才报成到，恐怕会中途停学。最后燃昭鼓励大家不要悲观，我们这个会的宗旨是，读书不忘救国，也要教教我是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和自己，我们要生存只有联系更多的同学，发动广大的老百姓起来同军阀、官僚、十人团、烂团保、土豪劣绅作拼死的斗争。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待机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

农历三月初三，全校师生旅行新寺，军阀李伟如的侄儿，李继旭办伙食，他是一个耍公子，让他的亲信同学代办，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第七高小及当地团总的招待各一餐，周末公布伙食帐还比上周超三百

多吊。经清理查出证属确实的浮报项目共计二百多吊，将这些项目列单批送事务主任刘子青审核属实。各班举代表要求校长何清若按伙食公约二十倍加罚执行。这就为难了何校长，一方面要罚四百多吊，合银币约二百元。数字太大。另一方面李继旭是军阀李伟加的亲侄儿，咋敢得罪他。便拖延一月多不理也不答。懋昭认为时机到了，即以此事为借口，以学术研究委员会成员为骨干，作好一切准备，指定我拟宣言，侯耀斌标语传单，他负总的策划，陈任大贤把学校的油印机偷出来，从中三班的油印费里领了五元钱上街买回各色纸长。舒奎刻好蜡版印好宣言传单，陈其昌、王政写好标语。又邀请长于作画的同学康云集，画了十几幅讽刺十人团的画报。一切准备就绪了，便到各班联络，取得中三、中四两个班全体同学的同意后，于农历五月十四日深夜，懋昭率领十几名同学手执哑铃、木棒（体育器械）到厨房砸烂锅、碗及厨具。次晨起床无洗脸水，开饭时间到了又无饭吃，全校闹得一团糟。约十点钟时，懋昭便带中三、中四两班同学拥出校门，在外操场整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打倒剥削民财的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十人团，打倒送团保，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沿状元街、西街、南街、双龙街来回游行，并在各处张贴标语、宣言画报，向赶场的老百姓散宣言传单。分几个组向群众讲演揭露他们的罪恶事实。这天是端午节，赶场的人山人海，议论纷纷，人们拍手称赞。正午时刻，县长汪行派武装百余人，将学生赶回学校，封锁校门，并持枪警戒校内各要口，不准学生乱动。

这年仪陇中学共有四个班。除中三、中四两班外还有中二班、初二班。

师范班是公费，他们虽然拥护我们这次行动，但不敢参加游行。中二班是李继旭的所在班，趁我们处在危急关头，他的亲信混入中三、中四两班，查清这次行动的策划者，密奏何校长，第二天午后，学校挂牌开除了懋昭及侯超、任大贤、陈其昌、舒奎、朱崇文（朱崇文是负责清伙食帐的）连我七人的学籍。到黄昏时十多名武装将我们七人押解县府审讯，懋昭在押解途中逃离脱险。我们六人关于看守所，坐了七天牢房后，由刘继善的父亲刘湘渠（十人团之一）从中调和，出面保释出狱。这次运动虽遭失败，但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和好评。留省学会接到我们的宣言后，即大力支持，向省教育厅提起控诉，撤消了何清若的校长职务，另委蒋庆（即蒋祐周）出任。十人团深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何清若、周克明只好到外县另谋出路。其余的亦有改恶从善的表现，如：1931年王公度任我县县长，加派烟苗捐，他们出面反对，派文天周（十人团之一）到南充、成都联络留省留县两个学会，向二十九军三台驻区事务署控告，王公度被撤职，减轻了我县人民的负担。

一九三〇年下期，懋昭以同等学历考入阆中县属联立高中，在那里他又到两位革命同志举办的读书会里学习了一些革命理论，积极参加赤色群众的活动，被校方察觉，在放寒假时就被学校黜退。

一九三一年上学期，懋昭更名席哲明与在阆中高中结识的女同学贺伯琼一道前往成都求学，分别考入了天府中学和大同中学。由于他们的思想进步，对当时的政府极端不满，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讽刺反动政权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重视，地下党组织即派人和他接触，引导

他走革命的道路，让他参加由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32年被吸收为共青团员，经过党的培养，思想认识逐渐提高，活动范围更加广泛，他经常到各公、私立中学，各专科学校，四川大学各院系，策动学生运动，并前往成华附近各县的工厂、学校、兵营、农村向工人、学生、士兵、农民传播革命思想。

一九三二年寒假期中，他获悉红四方面军转移到陕南和四川的通南江边区，便通知他在仪陇中学组织的学术研究会成员，到县城一会，腊月下旬，侯超同我到了，在西街张万朋店内相遇，他动员我同侯超在红军到达我县时为红军作些工作，发动群众响应红军的号召，鼓励青壮年去参军。侯超在他的启示下于红军到时自己首先参加了红军。由于他的口才伶俐被提到川陕省苏维埃宣传部担任主要工作，后来有人揭发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党内张国涛的左倾路线下被害。我在他的启示下于红军到达我地五天后就组织小罗池（今秋扭乡的民主、永乐两个村及大罗乡上游村）的群众建立仪陇东南一角最早的一个村苏维埃（另有专题稿）

一九三三年正月，懋昭为了便于工作，在家与贺伯琼结婚，婚后同到成都，他向党组织申请入党，由于他不畏艰苦，工作努力，省委覃道生同志亲自接见了，批准了他的申请，先后担任成都北区区委组织干事及成华市委宣传发行工作。

十月的一天，省委干部陈春如同志向他传达了一个紧急通知：“两位覃同志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了，你同贺伯琼也被叛徒出卖。组织

上决定你到功州，协助孟在邨同志工作。”他到了功州，找到孟在邨，筹划准备扩大孟光远组织的川康工农红军游击队时。孟在邨又被捕了。他接到陈春如来函，通知他立即转往荣经，找个社会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他夫妻两来到荣经后。恰巧，荣经县小学招聘教员，找到了一个立足的地方。但后来与陈春如的关系中断了，他在那里虽然教了一年书，但与党失去联系，左思右想只有离开这里，另觅一个地方，以便完成党给与他的使命。他的大哥席伦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部下的一个营长，驻防天全，兼任城防司令。他便决定到他哥哥那里找个职业，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三五年元月，他夫妻两来到天全，兄弟妯娌相聚，非常亲热喜幸。过了春节，席伦打算向上级给他弟弟要个营部军需职务，天全县长知道了，为了取好席伦，委任懋昭担任灵关庙小学校长，贺伯琼作教导主任。开学时上班。因前任校长徐和谦是当地的豪绅，移交时把他从民间筹派的钱粮，县上拨的开办费贪污侵吞，不作移交。懋昭了解清楚后，便组织师生群众，向县府揭发控告，致使徐和谦政治上受申斥，经济上要赔退，与他结下了生冤死仇。徐任校长时，每年都要向农民索款要粮，懋昭接任后并不摊派什么，还经常到农民家里访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有困难帮助解决，农民都尊敬他，拥护他，不久他与一位地下党员魏守端（当时观音寺小学校长）接上了头，得知中央红军到了贵州向川南挺进，他们便秘密组织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准备迎接红军。

五月毛主席、朱总司令率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向天

全挺进。他与魏领着他们组织的哪支小小的游击队。拿起长矛大刀。鸟枪。噼噼声东击西。有时埋伏在险要隘口。突击国民党的围追部队。并替红军带路。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要道。抄小路。走捷路。懋昭与红军接上了头。正式加入红军。他命贺伯琼同学校老师写标语。欢迎红军。宣传共产党有关政策的标语。贴满灵关庙街道的两旁。号召老乡们送茶。送粮。送草。比较宽余的家里还拿出好饮食上街慰问红军。灵关庙出现了一片欢乐景象。他还领着红军打开地主的粮仓。一部分作红军的军粮。一部分分给贫苦的老百姓。整整一个星期。红军源源不断的从灵关庙经过向宝兴前进。懋昭迎来送往。忙个不停。因此深得红军对他的信任。

一天中央红军两名指挥员。找到他对他说。“中央决定派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去上海恢复党组织。派你护送出川”。他接受了这一光荣的任务。为避免敌人的警戒。绕山区小道。由荣经转雅安。直奔成都。安全到了重庆。住到刘伯承同志的弟弟家里。直到陈云同志买好到上海的轮船票。登上轮船。目送渐渐远去的轮船身影。才回到住处。告别刘伯承同志的弟弟。准备回灵关庙同其妻一道去追随红军。走至两路口。发现四川剿匪总司令部通辑他的布告。虽然心情紧张。但他镇静自如。还是一心要回灵官庙。步行十多天。来到雅安对岸的江边等渡船。遇到一位互相认识的老者对他说。“红军走后徐和谦告你是共产党。国民党军队打散了游击队。抓走了贺伯琼老师。”他得此消息虽然挂记着贺伯琼。魏守端及游击队员们的下落。但不能铤而走险再回灵官庙去。决定返回成都找党组织搭救贺伯琼。到了成都费尽功夫也找不到。只好返回家乡。再到西北方去找红军。

七月他冒着酷热的气候，回到家乡仪陇县干江，遇着亲友对他说。

“蒋介石调别动队一个中队来仪陇，曾两次到你家里来抓你。”他有家也不能归了，便悄悄去到阆中小黄沟族人家席正惠家中躲藏。八月别动队又来到他家里，将他的小弟弟吊打拷问，得知他的隐匿地方，便到那里将懋昭及席正惠一起逮捕，押回仪陇县关入监狱。不久黄海琼也从雅安解回仪陇与懋昭同囚于一个监狱。

别动队是蒋介石训练的特种部队，专门与共产党作对的，中队部设在老教育局。中队长彭鸿每天晚上将懋昭提解到这里审讯，开始采取威胁利诱，劝他老实交待组织，登报退出共产党，还可以得到重用。懋昭矢口否认他是共产党。继而又用严刑拷打，仍得不到半点收获。最后懋昭摸清了敌人只是凭着徐和谦的控告，没有掌握其他任何材料，便以书面形式申驳，“我一个外籍人，当了那里的校长，当然遭到当地人的不满和反对，并且前任校长徐和谦移交时与我结下了生死冤家，趁我被红军围去关了两天，强迫我办了五天粮，后来乘空才逃出来，他便以此挟仇诬告我是共产党，我是不干休的。”别动队得不到任何线索，于调离我县时便将此案移交县政府查办。懋昭在狱中前思后想，便给他哥哥写了一张条子，略诉被前任校长徐和谦挟仇诬告他是共产党，其妻陈孝珍送东西夹在换洗衣服内带出，家里立即专人送到天全向席伦报告。

红军北上，席伦这个曾仍汗回天全，得知弟弟被押，又接到家里送来弟弟的便条，他也早知道其弟与徐交接时为学校经费问题结下生死冤仇，一面以军方名义向行营呈文，反告徐和谦挟仇诬告其弟，一面要求天全县

长也向行营呈文，证明其弟确实被徐和谦挟仇诬告，并非共产党，致使行营撤销了徐和谦的控告。案子虽然轻松了，但仍不得出狱。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懋昭便抓这一时机，上书减冤，在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先生的声援下于一九三七年三月获释出狱。

他出狱后，在家休养了两月多。由于他离别红军将近两载，急于想到红军里去工作，但仪陇这个地方消息不灵通。那里去找呢？想来想去便决定到大城市里去谋一个社会职业，探听红军的下落。五月他到了南充。托同乡戴茂林在南充营业税局找到一个征收员的职务。他在工余时间联络学生、工人、进步人士组织一个“学术研究会”，以宣传抗日救国，传播革命思想为主要内容。不久同一位由延安派回南充工作的同志接上了头。知道红军到了陕北延安，便将这个会交给这位同志主持，辞去营业税局征收员的职务，于九月动身奔赴延安，在路上遇上匪拦路抢劫了他的路费行李，只穿一件单衣单裤，忍饥耐寒，终于到了延安。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他觉得席懋昭、席哲明这两个名字均在敌人面前暴露过，又感到他能进中央党校学习是多么幸运，一定要克服困难，争取前进，便更名席克进。

十一月党中央欢迎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同志，在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党校师生来到机场，眼看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徐徐降落。回国同志走下舷梯，登上主席台。毛主席致欢迎词后，一个一个地作介绍。当他看到陈云同志时，一种崇敬和思念的心情使他不能自禁地大胆走出队列，来到主席台下，向陈云同志举手致意。陈云同志接见了。第二天他又请假专程

去陈云同志住处拜望，互谈重庆别后的情况，陈云同志非常高兴，赠给他一双呢子棉鞋和一筒罐头。

一九三八年党中央从延安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的发展。他也被派回四川工作，三月底到了成都，找到了中共四川省工委罗仕文等领导同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克服各种困难，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成绩十分显著。

八月省工委同志决定派他回家乡仪陇，找个社会职业为掩护，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主。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组织。他回到家里休息两天，就到县城活动在民众教育馆谋得一个管理员的职务，除了将他从延安带回来的各种共产主义理论书籍及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秘密在青年学生中传阅外，还向馆长陈光琰建议：“现国共和作抗日，新华日报刊登的消息很真实，文艺也极丰富，可将此报订一份。”取得同意后便增订了一份新华日报。他将报上刊登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胜利的消息，以及鼓励青壮年参军抗日的文章，转抄在黑板报上，让大多数人看。还将抗战歌曲，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大路歌……等油印成歌单，发给各学校作歌唱教材，亲自编写了约三千字的花鼓词，歌颂抗日的四川将领王平章师长同日军奋战牺牲在腾县的英勇功绩。印发给全县各联保作训练民众的宣传品。还亲赴主要场镇讲演，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领土后奸杀烧杀的非恶事实。号召大家起来长期抗战。又到南充去联络留果学生及与我县接界的营山、蓬安、南部一部份学生，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宣传团，来我县城演出有关抗日救亡的活